

● 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0 周年

马兰基地的清华人

○钱锡康 邢振华 冯伟萍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2014 年 8 月下旬，清华大学部分离退休干部、工物系及校友总会的同志专赴马兰基地参观访问，探寻曾在这片戈壁荒漠中洒下汗水和热血，奉献青春乃至生命的清华人的足迹！

（一）马兰印象

下了飞机，坐上开往基地的汽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前行，除了四周寸草不生的大山，就是一望无垠的盐碱地。亲身踏上这片土地，我们才真正地体会到什么叫大漠荒凉、人烟稀少。然而从窗外远眺，却能看见连绵的雪山时隐时现，风吹扬起的薄雾为美丽的雪山增添了一些神秘。碧蓝的天空和朵朵的白云在雪山的映衬下更加显得这片土地的辽阔无边、广袤深邃。

车行六个多小时后，一片绿洲突然映入眼帘，基地的同志告诉我们，这就是马兰基地。挺拔高大的白杨树高耸入云，宽阔笔直的柏油马路一眼望不到尽头。随着车离基地大门越来越近，远远的你会看见清秀隽永的“马兰”两个大字静静矗立在大门之上。这里之所以叫马兰，传说是当第一支部队来到这里时，看到此地虽然渺无人烟，却开着美丽的马兰花，于是取名“马兰”。

马兰基地于 1958 年开始兴建，中国

唯一的核试验基地，中国核武器的摇篮。主要担负我国核试验的组织指挥、测试分析、工程技术和勤务保障等任务。到 1996 年 9 月中国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基地成功地进行了 45 次核试验，仅为美国的 4%，投资远低于美国，核武器研制却达到了预定目标。

当我们站在最后一次核爆炸的爆心的时候，我们仿佛感受到了核爆炸所引起的大地剧烈的颤动；当我们驱车几个小时，经过一路风尘和颠簸，只为看望哨所的几位官兵的时候，我们真实地体会到，正是因为他们默默的值守，才有我们现在的安宁和幸福；当我们以极其崇敬的心情来到烈士陵园的时候，真想对烈士的亲人们说：你们放心吧，他们在这儿一切都好！大山脚下，绿荫环抱，祖国没有忘记，马兰人更不会忘记！

现如今的马兰基地经过 4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戈壁滩上的一处世外桃源，这里有现代化的小城市，学校、医院、礼堂、广场、公园，还有官兵自己的菜地、果园……这是凝聚了几代基地建设者们艰苦创业的成果。马兰也已经成为基地人的代名词，就像镌刻在马兰基地门口的那句醒目的标语“祖国在我心中”，这是几代马兰人默默坚守、无私奉献最强大的精神源泉！

□ 清芬挺秀

(二) 基地清华人

清华大学为我国核工业的创建和核武器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基地输送了大批人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地初创时期，作为技术骨干调入的就有：孙瑞蕃（1943航空，联大）、董寿莘（1940航空，已故）、陆祖荫（1946物理，已故）；建国后毕业的有钱绍钧（1951—1952物理）、黄豹（1959电机，已故）、倪源兴（1961工物，已故）、孟雅（1960无线电）、金咸安（1961力学）、刘镇球（1961动力）等。

1963年是基地大规模接收地方大学毕业生的第一年，当年输送到基地的就有：陈达、孙亚今、房士良（以上为工物系），袁光钰、徐继彰、徐进（以上为工物系调整入化工系），龙首谦、顾庆中（自控），贺成功（无线电）等17人。基地接收的1964年这一届毕业生共有30多人。

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清华老一辈科学家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国家授予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14位曾在清华大学学习或工作过。就核试验基地而言，据查证，在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期间，在试验现场就有5位两弹功勋校友，他们是：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据校友提供的资料，参加试验现场工作和实验室任务的至少有30位校友，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毕业生。

50多年来，先后在核试验基地工作过的清华校友有二百余人。很多成为基地领导和技术骨干。清华校友曾担任基地三任司令员、两任副总工程师、六任研究所

所长，有3位校友被遴选为两院院士，13位校友晋升为将军。

根据基地最新提供的数据，现仍在基地工作的校友有77位，他们都是80年代以后陆续来到基地工作的。其中有36位博士，他们半数以上毕业于工物系，其他毕业于物理、电子、航空、精仪、电机、自动化、化学、化工、计算机、环境等院系。还有19位正在职攻读清华研究生。

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前赴后继，在基地奉献青春、建功立业，为新中国这一伟大事业打上清华人深深的烙印。

2001年朱凤蓉少将在清华建校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一段发言也许能全面总结基地清华人工作状况及所思所想，她说：“核试验基地的四周是茫茫的戈壁滩，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缺少新鲜蔬菜，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有的是严寒、酷暑、风沙。近40年来，先后有一百多名清华学子在核试验基地工作。在那里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艰苦奋斗，什么叫无私奉献。在艰苦困难的工作中，清华学子成熟起来，大部分成为核试验基地的技术骨干、学术带头人和领导。我们是从清华毕业的极其普通的学生，仅仅是因为我们投身到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中，仅仅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才体现了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 精神传承

基地清华人，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他们“理工结合、又专又红”，受到基地领导及同志们的高度赞赏，从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清华精神。

理论知识过硬的大专家叶立润：

叶立润：1952—1955年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学习，1955年9月调往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到清华大学工物系工作，在实验核物理教研组任教。60年代初，核试验基地急需人才，1963年经国务院批准，各高校大力支援，在基地工作的清华毕业生推荐了叶立润老师，说他课讲得好，理论功底扎实。1965年叶立润奉命调往核基地，基地非常重视这位理论扎实、功底深厚的专家，委以重任。先后任研究所所长、基地科技委主任。叶立润在基地参加了40多次大气和地下核试验，均圆满完成了任务。

最早参加核试验的清华人倪源兴：

倪源兴：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物系，毕业后就到了核试验基地，是我国最早参加核试验的科技工作者之一，1964年参加了我国首次核试验，先后共参加了30多次核试验，在核爆炸辐射场参数测量和近区物理测量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每一次试验，都要钻进酸气弥漫、严重缺氧的地洞中去调试设备，在“猫耳洞”里一呆就是一整天。在核试验刚刚结束后的几分钟内，奋不顾身地冲进场区，抢救测量数据。每一次试验都要在稍纵即逝的瞬间捕捉数以万计的数据。他所领导的第二研究室被中央军委授予“勇攀科技高峰研究室”的荣誉称号。

采摘第一朵蘑菇云的清华人陈达：

陈达：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物系，在校时学业优良，毕业分配时，不顾家人的反对和亲友的劝说，毅然选择了核基地，在那里一干就是30年。刚到基地，他便有幸投入到第一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

中，他所在的研究室是负责采集核爆炸蘑菇云中烟云生成的微粒样品，进行分析研究。怎样才能捕捉到足够的烟云微粒，成为一大难题。经过日夜攻坚，他们终于设计出了一套采样方案。取样前的准备工作是在1964年夏季进行的，艰辛程度难以想象。摄氏72度的地表温度，摄氏42度的气温，热浪滚滚，没有人烟、没有房舍、没有绿树和鲜花，有的只是孔雀河的苦咸水，令人窒息的高温和风沙。即便这样，陈达与参加采样科技人员仍是豪情不减，克服各种困难，超额十倍地完成了取样任务。

承前启后的清华人王群书：

（详见下页文章）

接过接力棒、勇挑重担的清华人唐恒专：

唐恒专：2001年毕业于工物系，2006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基地在京的某研究所做信号数据处理工作。工作几年后感觉自己负责的项目遭遇瓶颈，需要寻求新的突破，当他听说基地需要一位搞科研管理的人，便主动申请到基地工作，毅然放弃北京舒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来到了新疆。他认为清华的培养给了他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独立学习、团队协作的工作能力。这一切为从事管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他们都是极其普通的清华人，为了崇高的理想，怀着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豪情壮志，从国外、从繁华的都市，汇聚在这茫茫戈壁，深山峡谷，担负着鲜为人知的神圣使命，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秘密历程”。他们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

□ 清芬挺秀

验。他们依靠自己所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在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的同时，铸就了“两弹一星”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马兰文化，那就是“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

峥嵘军旅路 难忘清华情

——记马兰基地副总工程师王群书

○冯伟萍 钱锡康

翻开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物71班毕业30周年的纪念册，很快你会被纪念册里一张张鲜活的照片所吸引；你会被班上一些同学的回忆带到那个火红的青春岁月；你更会被班上同学间的情谊感动得眼含热泪。

的确，这是一个特殊的年级，1977级是“文革”后累积了12年的精英大汇聚，人才济济，生机勃勃，意气风发。物71班更是一个特殊的班级，班上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年龄也从不足十六岁到三十出头，他们汇聚在一起刻苦努力、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在工作和学习上取得了突出成绩，荣获全国“新长征突击队”的光荣称号。更连续三年荣获学校“三好先进集体”。

王群书就是在这样一个集体里度过了他四年半的大学生活。

清华的青春岁月

王群书出生在河北农村，家里弟兄四人，他排行老四。1975年高中毕业，因考虑到家里经济困难，他上了两年师范后便回村里当了一名教师。虽是教师但仍是

农民身份，还要继续在大队里挣工分。在这个村里的学校，他遇到了改变命运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毕业于湖南大学数学专业，平时少不了给王群书业务上的指导和帮助。“文革”期间，这位老师受到批斗，但仍然很坚强，学校里没有音乐老师，他就自学音乐，然后再教给学生；为了帮助学生，他还自学针灸，在自己身上试扎。正是这位老师的影响，使得王群书在钻研教学业务的同时自己的学习也没有放弃。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在这位老师的动员和劝说下，王群书报考了清华大学。

不久，自称“不知天高地厚”的农村娃王群书如愿地考上了清华大学，他报考的是无线电系，但被分配到了工物系，当时工物系的录取条件是很高的，有一批同学能从别的系转过来，一定是分数比较高。初到工物系王群书以为是搞建筑的，后来在慢慢的学习和生活中才了解到工程物理专业的神圣和重要。

在物71班，班风和学风都是极好的。由于是“文革”后经过高考录取的第一届大学生，同学们都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学习非常刻苦，有的同学经常熬通宵。班